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案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版

# 白河

第一卷 第九十三期

白河週刊  
PE-HO WEEKLY

天津英租界義慶里廿九號

每星期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每半年二十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零售每份二分	國內各埠書店代售處
全年一元二角	半年六角五分	全年三元五角	天津法界天津書局
			北平法界亞東書局
			大沽法界同大成書局
			保定法界華聯書社
			石家莊法界華聯書社
			濟南法界華聯書社
			青島法界華聯書社
			漢口法界華聯書社
			南京法界華聯書社
			上海法界華聯書社

### 這一期裏

- 從紀念「五卅」說到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問題
- 共租界問題
- 時局殊堪憂慮
- 抵抗？交涉？
- 日本之未來法西斯運動大觀
- 台灣生番風俗(台灣通訊)劉楨
- 墓碑(小說)……混
- 大寶和石頭(小說)張鳳良女士
- 一篇記錄(小說)……六女士
- 讀者園地
- 亡國日擊談……

### 冷語

## 從紀念「五卅」說到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問題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下午在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所發生的一段殘殺的事實，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永不能忘的一個紀念日。今年到了這天，全國的同胞們！無論精神上或形式上都要來紀念牠以示不忘，到今年今天，整個的七週年了！

我們在這紀念當中，固然痛恨英捕之慘酷行爲及租界當局的高壓政策，然而公共租界爲肇禍的地點，是慘殺的導火線。所以我們不僅紀念，而第一步的辦法，應當收回利用我國領土來做殺場的上海公共租界。不然，空口說空話，年年紀念又有什麼意思呢？本來，我國的地爲租界有二十處之多，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不過是二十分之一，是全體租界的一個局部問題，何以我以此說收回上海的公共租界呢？因爲上海的公共租界，在第一點來看，列強在租界裏的軍事上和組織上均非他處租界可比；在第二點來看，上海已成爲現在都市，爲世界七大都市之一，其工商之發達，亦非其他寂寞荒涼的租界所能企及，故我們能將上海的公共租界收回，已解決我國租界問題的一大部分，其他租界是不成問題了。

往事的追憶，上海公共租界，從過去的事實看來，簡直與殖民地差不多一樣，縱算沒有「五卅」的屠殺行爲，我們亦當運動早爲收回的，何以呢？

(一)從立法上看：我國在租界內的住民，以前對於租界內自治團體的組織——董事會——是不能入會議事的。到了一九二一

年工部局內始設由華人組織之市政諮詢機關，他的職權不過有關華人利益之事，應董事會之諮詢或建議於董事會而已，對於市政並無發言權。到「五卅」慘案以後，我國愛國國民，鑒於上海公共租界為列強所支配，置華人生命於度外，非澈底排斥不可，於是作收回公共租界的運動。列強見我國民氣激昂，未可輕侮，始改變其以前抹煞一切的態度，而漸取溫和的手段。在一九二八年始由納稅華人會舉出工部局董事三人參與市政。到前年我國提議華董由三人增至五人，而英籍律師麥克唐納在西人年會，反大肆咆哮頗厲演說，否認我國的提案。我們知道公共租界裏的華人納稅佔總數十分之五。五，外人僅佔十分之四。五，照「納稅選出代議士」的原則，華董與外董席數應為十一與五之比例。蓋在十一席中爭五席，已屬大大讓步，而麥氏反喧賓奪主，橫蠻無謂的狂說來否認，真是豈有此理。從這樣看來，在公共租界裏，我們的立法權已大受限制，舍收回公共租界，恢復我國固有的主權以外，又有什麼途徑可走？

(二)從司法上看：在一八六四年，上海公共租界創始了會審公堂，至辛亥革命而會審制愈以確定。自會審制度成立以來，關於政治犯我國不能行使公權，同時平等條約國人及不平等條約國人在公共租界裏亦處於同等地位；又在一九二一年此會審公堂雖引渡於我國，但是以會審制度須及於一切事件為條約而交換的。這些，這些都是司法權受極大的限制，到一九三〇年上海租界法院協定，才廢除領事觀審會審制，為普通的適用三審制。但使我們最不了解的協約內容，仍承認洋涇濱章程及其附則仍為有效。考洋涇濱章程者，實為中國政府在條約上對於上海租界司法權力的唯一束縛，今反而又沿用之，究竟是什麼道理呢？況就全體言，一國家之司法權，而與列強出之以協定，表面上已非勝利，且協定章程和附則得失敗乎？我們若不從速收回公共租界，司法權受限制，尙成爲一個國家嗎？

(三)從行政上看：在公共租界裏 A 財務行政我國不能直接徵收，一八六二年的人頭稅事件，我國在公共租界對於我國的國民雖有保稅的權利，但是有條件才能行使的。至一八六三年我國上海領事與總領事訂了一種協約，關於財務行政方面，至少不得自行徵收，而須假手於外人。這是行政受制度的第一點。B 警察行政我國不能行使。考列強實行警察行政，是在洪楊之役的時候，當時我國的國民，逃入租界，遂服從公共租界的警察行政，因此成爲習慣，後來我國無若何之抗議，相沿至今，以至我國領土的國民亦受列強警察的干涉，這是行政受限制的第二點。有了這兩點原故，所以應當收回公共租界，才能完成我國的統治權。

(四)從經濟上看：近代世界的潮流，一個國家政治的獨立，與經濟的獨立，是同等重要的。假若一國受列強船來品的壓迫，無法抵制，則經濟瀕於破產，這國家真是危險萬狀，只有坐以待斃，我國受列強經濟的侵略，製造品多量輸入，已使我國產業不易發達。今列強更進一步，沿「機會均等」的原則，享有中日馬關條約「日本臣民在各通商口岸得自由從事各種製造業」的規定。於是在我國所開闢的商埠，或特別的公共租界，以雄厚的資本，嚴密的組織，精良的技術，自由設廠，利用我國的原料，奴使我國的工人，多多的製造工業品，使我國新式工業無法振興；同時又免運輪雜稅等費，大得其便宜，如是，我國貨品誰能與之抵抗；這樣看來，商埠雖應當收回，但第一步能收回公共租界，亦可予列強自由製造的一個大打擊，所以我們從經濟發達着眼，非收回公共租界不可。

公共租界應當收回，已屬毫無疑義，但我們收回的辦法如何呢？

第一 急進的收回——上海在一八四二年中英條約開為商埠，一八四三年中英附加條約，遂承認英人得獨佔在上海劃定了他們的居住地域，直到一八四五年方經中國政府正式承認，並曾以地皮章程規定。直到一八五四年英美法三國駐滬領事共同議定了一種地皮章程，是未經中國政府參預的。後來法國退出共管的組織，而英美合併，遂成為今日之所謂上海公共租界。一八六九年，列強駐北京公使核准改訂的地皮章程，中國政府始終亦未參預，中國政府亦從未與列強官員簽訂正式受此項章程之協定。到一八九八年北京列強公使批准的地皮章程，就是上海公共租界的現行組織法，中國政府亦未嘗參預這個章程的制定。由上述看來，外人在公共租界的取得諸種行政權，並無條約之根據，自始即是侵佔，完全是外人與外人的產物，而中國正式承認的不過是一八四五年地的皮章程而已。我們現在收回公共租界，採急進的辦法，無須根據條約，儘可以單方的立法行為為收回手段，自行頒布上海市組織法，通告中外，遴派適當人員，遷往公共租界接收諸種政權，取締以前一切機關，這是正當的解決。

第二 緩進的收回——本來我們收回公共租界，用不着向任何機關或任何國家談判，因為我們沒有將公共租界承認為殖民地，給予任何國家或任何機關的，不過僅許其居留而已，所以無談判之必要。但採和平解決的方法，則無妨雙方先為談判，而商訂一個適當收回的辦法，不至于惹起絕大的糾紛。倘若談判無有結果，列強仍不諷不訓，我們應該如何？我以為中國政府通告列強，外人在租界居留者，須向中國政府註冊，領取護照，才能進出我國境地，若外人再不照辦，則最後的聲明，一不負責保護外人生命財產；二不許通過中國境地，三實行經濟絕交，這三點能夠做到，外人縱在公共租界住着，行動不得自由，經濟無從交換，等于住在一片沙漠的地方，又有什麼用處？對於外僑所辦工廠，雖有條約的根據，但可在法律上規定取締，亦能隨公共租界收回的。

上述兩種辦法，看來到是理由充足，辭嚴義正，很容易辦到，但是，實行的時候，無論採急進和緩進的任何方式，終有許多糾紛，不能隨意收回的。我們親眼看見，列強的軍艦是常在吳淞口黃浦江裏泊着，列強的海軍陸戰隊是常在租界裏駐着，藉租界的掩護，用砲轟上海，這是日帝國主義已在本年一月二十八日完全演習試驗過，所以我們非充足實力和擴張軍備，不能輕舉妄動，自遭屠戮之禍，我們要想收回公共租界，現在唯一的辦法，固是要立刻抵抗日本，然而還是在馬上對內。對內如能統一，則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那麼才能與列強抗衡，能與列強作戰，則收回公共租界，無論何種辦法，都是不成問題的，若舍此不圖，國內仍混戰不已，對外是永無資格收回上海的公共租界，終久恐怕還要成爲一個自由市！而五卅和一二八慘案何日得雪呢？

## 時局殊堪憂慮

清

中遂入小日本的狼口以後，舉國都號呼着驚駭，悲憤，怨恨，啼哭的聲浪。於是各等人物，齊聲動員活動團結之奔走。

當去年九一八小日本以一砲攻打瀋陽，各民衆團體爭趨質問南京政府，羣請出兵。無奇不有的彩劇。結果：民衆的各團體熱烈地請求出兵，以武力收回失地的期願，是失望了！而京粵兩政府和平安協會議，

吾東三省領袖，抱不抵抗主義，不到二十，以武力收回東三省。於是京粵兩政府，開和平安協會議於上海。於是京粵兩政府，

四小時，吾饒富廣漠的東三省河山，無形，開和平安協會議於上海。於是京粵兩政府，

總算這團爛額免強開成，是否重興旗鼓的決然，尙難逆料。至於精誠團結，表面上雖已融融怡怡，像煞無甚介事，實質上，尙相差天壤之遠。本來呢，我民衆所希望的，並不奢修，請求出兵以武力收回失地，雖不幸被當局空洞敷衍幾句失望悶悶而散。然聽到京粵兩政府有和平妥協之希望。各個精誠團結的目的，似亦可能的達到。無不露於色欣然由沉鬱轉慰安也。蓋都深信不怕新舊國恥之難刷，只怕當局各領袖無誠心結合，一誤再誤的貽禍。那知曾幾何時，我民衆恐懼各領袖無誠心結合，一誤再誤的心理事實，果然顯露出來了！我民衆的失望痛苦更痛苦了！我民衆的切齒咀咒更咀咒了！

胡漢民，孫科，馮玉祥，陳濟棠，蕭佛成等等大批人物，都不是國民黨的要人嗎？這一部份要人，亦不是當國難發動之初，喧喧嚷嚷，鬧個不休，活畫精誠團結的主要人物嗎？查京粵和平妥協會議的成功，已有了四五個月。請問以上這些要人，自問良心，精誠團結的真實意旨，已達到沒有？近者；胡漢民，潘居香港，時作勿死勿活的談話。孫科，蓬遊滬上，時作不滿意言論。馮玉祥，懸住泰山，時作冷謔熱笑的語調。陳濟棠，忽改組粵海空

軍，態度模稜。蕭佛成，連發通電，反對上海停戰協定，暴露出不合作的空氣。即在精誠，坐鎮南京所發論調，又多矛盾，不負責任的。勾心鬥角，各有懷抱。嫉心妒意，感感日深。試問既言精誠團結了，爲何猶散居各處，言行又不一致？爲何不能團結佈及，澈底的一體團結？以主觀言之，是精誠團結的原素，等於分奔離散的形質了。以客觀言之，是精誠團結的作用，無非各抱利慾薰蒸的背景了。以我國民眼光看之，是精誠團結的結果，不過是和而不合，合而不作，作而無果，無果徒造成一誤再誤的局面而已！

有人說：他們對於南京政府，作不景氣的行動，其乘矢之的的目標，是隱隱反對蔣介石，汪精衛二人。但回憶當蔣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兼充陸海空軍總司令時，獨攬黨政軍大權，處置每有不當，至引起黨內各兄弟，各同志，紛紛的攻擊，尤其是粵政府同人們鮮明旗幟的反對，有多擁護贊成汪者口吻。值京粵議成，蔣辭去國府主席及陸海空軍總司令職，遁跡奉化鄉里。是蔣已倒，擁汪倒蔣者目的已達，則汪真可去京處置全權，以補時艱了。何知汪竟仍然徘徊踟躕於滬上，以爲必須蔣一同進京辦理，大有非蔣回京不可之勢。於是

他們惡狠狠的倒蔣面目遂又笑顏的轉爲歡迎蔣了。現今蔣汪二人，均在南京，則意願已達，盡可切實誠心結合，相輔進行大計，以救垂危國難了。誰知他們——這班要人又板着臉面反對蔣汪之行動了。何矛盾乃爾？何滑稽乃爾？總之：我國民渴望黨禁速開，而國民黨一班同人們以爲非一黨專政不可。試問黨內各兄弟，各同志們，你們的意志竟統一了沒有？你們以一黨專政的心理理論究竟都已一意嗎？不，不，你們的意志，尙似亂絲不清，黑白難辨的狀態。如此，更何有力量談什麼以一黨專政呀！更何有資格來統治我四萬萬同胞所共有的中華民國呀！這幾年以來，舞台上打的罵的角色，還不是你們黨兄弟，黨同志嗎？舞台下看的候哭的人物，還不是我民衆嗎？唉！我民衆何辜？何不然而活受罪至此也！

茲者；國運顛倒，民生日亟，日本的政局，正在此颶風惡浪的變化。夫日本乃軍國主義，軍權甚爲澎漲。將來的政權，勢所必然的操於軍人之手。此次去年九一八的事變，並擾及淞滬，亦乃日本軍人劉毒的政策。他們對於吾國採取侵略的計劃，亦勢所必然的積極的將進一步程。看看吾國如此的淒涼景象，烏烟瘴氣，這班黨國

的要人領袖們，尙在國庫裏夢，不以國難危殆爲籌策，專以個人利害爲打算。繼思前途，殊堪憂慮！唉！不知亦有愛國之士們，對此險惡形勢，有以自動的舉起建築合作的壁壘，去救濟這火熱水深淵的時局否？

### 抵抗？交涉？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這是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先生對付小日本最得意的口號。倘抵抗得有意義，死守原防，不失寸土，縱實情無力抵禦，竟失一二城池，但不可屈服，仍須含淚飲血與之掙扎，至小限度，作長期抵抗到底，才不失抵抗原則的精神。倘交涉得有意義，貫徹主張，始終如一，縱實情無法進展，竟陷停頓狀態，但不可畏怯，仍須忍辱負重與之奮鬥，至少限度，始終不致喪權辱國之約，才不失交涉原則的精神。

東三省與上海，明明是中國整個的領土。此次小日本以陸海空軍猛烈轟擊上海，誰都承認此乃東三省發生出來的枝節，如解決上海，須與東三省問題一併解決。當中日軍於上海發生戰事之初，震驚南京，而南京政府諸領袖，決議遷都西去，也會宣言。尤其是汪先生大言不慚的宣言，以

爲；堅持到底的抵抗，如上海問題不與東三省一併解決，決不與之談判云云。何知苦戰一個月竟忽退兵，其中胡適，遂使國民愕然羣疑。真可言之心焉憤也。退一步言，雖不幸是戰敗退走的，亦應該抱定抵抗原則，堅持抵抗到底，何可舍抵抗的意義，竟與談判什麼停戰協定？那末他們所謂「抵抗」的名詞，豈非徒空詞敷衍欺弄國民嗎？豈非欺人自欺之談嗎？既然失了抵抗原則的精神，或者有抵抗精神而不用，與之談判什麼停戰協定？此當然所謂以交涉手腕進行了，則交涉的意義至小限度，不難發覺侵略權人之約。何知以一喪權人，彷彿變成侵略權人，什麼東三省問題，竟置了不談，是自欺認東三省非中國領土了！是自甘願不解決東三省了！那末當初宣言的什麼？以一堂堂的院長，以一堂堂的領袖，發言有如放屁般其臭嗎！就上海

局而言，亦無徹底解決，此乃失敗於失其交涉意義的交涉，什麼？彼日軍仍然可由活動，退可守，進可攻。我淪陷的領土，反不得駐兵，攻既不能進，退亦不准守，什麼？我無量數被殺的平民，我平民被損失無量數的物質，反不提起賠償！打破國際法上自古以來所無的喪權辱國之約章，竟甘拱手歡迎與之簽訂，真是奇怪殊甚！那些自命革命外交的交涉員，天天喊着打倒帝國主義，取價不平等條件之口號，竟竟做的什麼？那末他們所謂「交涉」名詞，豈非徒空詞敷衍欺弄國民嗎？豈非自欺欺人之談嗎？

唉！一面抵抗，反不如不抵抗之差爲羞，一面交涉，反不如既遂罪犯法人抗議之恥爲恥。尙復何言！所可憐者，我國民被冤屈之苦無可訴痛耳！

### 美國民對日投資總額

四萬五千餘萬美元

茲據美國國務部調查一九三〇年美國資本之對日投資額，共四萬五千三百五十三萬九千元，其中屬於美國民直接經營之公司及其資本系統者共五十三社，內十八社最爲有力，投資額內容如下（單位美金千元）：

- |               |      |
|---------------|------|
| 一 宗教暨慈善事業關係   | 八〇〇〇 |
| 二 直接商業投資      | 一六〇〇 |
| 三 對日政府公債之投資   | 一六〇〇 |
| 四 對日政府補償公司之投資 | 一〇〇〇 |
| 五 對日本各市場之投資   | 四三〇〇 |
| 六 對私立公司之投資    | 四二〇〇 |

又商工業投資就各地分別觀之，以對於東京橫濱之投資額居多，大阪亦有若干投資。

# 日本之未來法西斯運動

## 大觀

記者

犬養木堂老翁慘死，在日本可謂為一大地震。因此法西斯運動，又為世界所注視，現時法西斯運動派別甚多，與軍閥官僚關係最密之國本社，尤為一般所重視。國本社之領袖，為現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當民國八九年時，德模克拉西思想，風靡日本，吉野作造、福田德三兩博士所組織之黎明會，最為當時思想界之領導者，而吉野作造博士之及其門弟子赤松克麿、麻生久佐野等亦組織新會，擴大宣傳乃師主張，而大山郁夫、長谷川如是閑等，亦別樹一幟，為德模克拉西吐氣。在此思潮之中，守舊派亦組織各種團體，以資對抗，國本社即其一。表面人物雖為太田耕造，內幕主腦者，則為平沼騏一郎，而鈴木喜三郎、荒木貞夫等，亦應為指導者。歷經改造，平沼始為台上人物。國本社原為青年反對德模克拉之團體，民國十一年一變而為宣傳純粹思想之團體，復由學生團體，一變而為軍閥官僚團體，今之名人如荒木陸相，大角海相皆其中堅人。鈴木喜三郎在司法界中，有相當勢力，故法界中人物加入該社者，亦復不少。現任該社理事者，有

池田成彬，原嘉道，本多熊太郎，小笠原長生，加藤寬沼，真崎甚三郎，小磯國昭，山岡萬之助諸氏，皆軍閥官僚之幹鐸者也。平沼騏一郎亦法界中人，曾任總檢察長。山本權兵衛二次內閣時，曾任司法大臣。為人恬淡孤獨而秉性謹嚴，故頗得一部之信仰。平沼糾合軍閥官僚，組織國本社，究何動機，雖非今日所能明瞭，但其對政治有相當野心，自無容諱。而國本社於宣傳國粹思想外，對於政治究有何主張，若無正確資料，可資參考。惟國本社在軍閥官僚方面，雖有相當勢力，但在民衆，則缺少後援。該社並未參加競選選舉，則否認議會，反對政黨，或為該社之根本主張。惟在現行憲法之下，該社合取革命手段以外，無取得政權之可能。軍部方面反對一黨內閣，主張舉國一致內閣，或為容納該社分子而設，亦未可知。在議會政治未打破以前，該社雖不足以左右政局，但鈴木喜三郎既與該社有密切關係，雖保將來政友會一部分黨員不與該社合併，而另組類似法西斯主義之團體。此中微妙關係，吾儕正宜留心研究。國本社以外之法西斯主義，如最近脫離民政黨之中野正剛一派所提倡之社會國民主義，新從社會民衆黨分裂之赤松克麿一派所主張之國家社會

主義，大日本生產黨，愛國勤勞黨等，宛如雨後春筍，不勝枚舉。中野正剛於組織新黨之前，先作全國遊說，近在大阪演說，一人獨占三時間之久，聽衆頗受感動。中野所謂社會國家主義，易辭言之，即為國家統制主義，而置統制於國民主義基礎之上。資本主義固所反對，社會主義亦所排斥。中野頗以「日本製希特勒」自居，但前途遙遠，正難預測。赤松克麿所主張之國家社會主義，似欲實行一黨專政，在日本國體傳統及國民性之下，實在社會主義的統制。彼欲糾合無產階級，為日本主義新興政治運動。再進一步，聯合各階級之國家社會主義團體，組織一致戰線。現脫退勞農大衆黨之今村等，正與赤松謀組織新黨，而林葵未夫，下中彌三郎，近藤榮藏等之日本國民社會黨籌備會，亦正與赤松今村接洽合併。內田良平之大日本生產黨，鹿木子員信博士之愛國勤勞黨，大川周明博士之行地社神武會等，若與赤松今村組織聯合戰線，則日本之法西斯運動前途，甚可注目，較諸國本社，當然有根基。國本社以政界軍界人物為中心，有賴空中樓閣，而中野赤松各派則欲立基於民衆，方法殊異，未來發展自亦不同也。尚有足堪注目者，則法西斯運動中，竟有以類似宗

教傳道方法，以復古的日本主義為政治運動者，血盟團即其一例。該團首魁藤井上日召，而感動井上思想者，則為日本國學者權藤成鄉。又如千家尊建永了井吉所主持之勳皇維新同盟，亦含有神道意味。此又法西斯運動之別開途徑者也。

## 台灣生番風俗

劉慎

(台灣通訊)

台灣生番，約有二十餘萬人，種族有十餘種，各種族之言語，各不相同，居於山中，自成部落，每部落有二三日，部落番人，悉聽其命令。

除居山中外者，尚有一小部分，居於平地，台人呼為熟番，生番最可怕習俗為出草，所謂出草者，即旁首之謂，深林茂草間，常有生番潛伏，見有路人經過，即乘其不備，躍出獲(首旁)首而去。台人提及生番，即聯想及出草，頗有談虎色變之概。

番人出草之習俗，起自何時，胡為欲出草，則有一段歷史的傳說：傳初番人本居平地，其後漸受台人之壓迫，退居山中，時有生番土目，以平地悉入台人手，恨台人入骨，蓄意復仇，遂定下一苦肉計，凡番男女以及壯年，將欲結婚者，必須先獲

首旁)得台人之首，方許結婚，爾後番男遂競以獲(首旁)首示勇，以之炫耀異性，作為求偶工具，獲(首旁)首愈多，則愈能得少女之傾心，其不能獲(首旁)首者，則為番女所輕，莫肯與之論婚，因此番男之志切求偶者，每忍餓伏草中二三日，以圖獲(首旁)過者之首。獲(首旁)首多者，於其所居，陳列人首無數於架上，以見其勇敢，亦如運動會中健兒，陳列所獲銀杯銀盾者然。番女於將婚前，必須先於面上刺花，有如花邊之圖案，番人是否以刺花為美不可得而知，惟吾人所望生長，番女婚前於面上刺花習俗，亦有一傳說：昔生番始祖，係姊弟二人，從他處漂傳而至，島居既久，後願茫茫，頗懷絕種之憂，其姊頗思與乃弟為婚，以冀傳宗接代，但終不易出口，後思得一法，一日遣其弟曰，爾可於某時至某處山上，山上有一少女，爾可與之成婚，吾則暫別也。其姊遂於上面刺花，蓋易本來面目，至所約日，登該山上，其弟見之，果不能認識，遂成婚。此為番女婚前必先於面上刺花之起原云。

番人無所謂衣服，祇用番布一方，聊蔽下體，雖居山上，氣候冷寒，而番人自身即赤身露體，從不呼寒，其能耐風霜由於天賦，男女皆以粗管竹貫耳，臂掛鋼環無

數，以貝為飾，其所自織番布，紅黑黃白黃間，別具花紋，略如面上刺花之類。

日常生活，以獵為主，山中鹿頗多，為番人最上食品，或熟食或生食，鹿血用以塗足，使足皮厚，善奔走山林云；亦稍事耕作，於山間種植山藥穀類等，鹽極為番人所重視，山上無從得鹽，須向台人得之也。台人每以鹽少許，可易得番人產物無數，台人設有番產交易處，以鹽，糖，酒，火柴等，具番人各種物產。番人極嗜酒，亦能自釀，亦喜吸煙，自種吸之，番人又能用火柴與番人，番人平日則用火石嚴禁以火柴與番人，番人平日則用火石取火，番人旅行必帶生米出門，途中覓得地穴，掃集枯葉焚之其中，再上覆枯葉，更上覆以土，經片時，米即熟可食。番人所居草舍，人死即埋屍中，棄其草舍，另於他處築一新草屋居之。

## 社會政策新原理

預約展期

本書凡三十萬言，精裝一厚冊，茲為優待各省讀者起見，特再展期。預約定價每冊僅收大洋一元，掛號郵費外加大洋一角。預約者請從速！

白河社出版部

天津英租界義慶里廿九號

## 墓碑 (四)

混。混。

惡作劇的 Cupid 常是拿着一對的青年戲弄着玩的。她展着翅兒，拿着弓兒，對準杯爾的心兒一射，兩顆赤紅的心兒便穿在一起了，於是你們便深深的戀着。但是隨着另一支鉛箭又從她的弓中發出了，穿在兩顆心上，鉛毒把兩顆赤紅的心兒染成灰色了，奔流的热血漸漸冰冷下來。這便是世間常在扮演着的所謂失戀的悲劇。我們的主人翁，自然也不是例外。

兩人正沉醉於甜蜜之中的時候，愛神忽然發來一支毒箭：是一個飽陽春日的午後，他對陳文鵬遊山歸來，門房送來一封掛號信。他拆開一看，臉色上立刻起了一個急驟的變化。

呀！這個問題果然臨頭了。在他尚很年幼，什麼事還不知道的時候，便和他的舅母介紹同村一位姓王的女兒於他的父母，於是便由他父母指定了算作他的終身伴侶。這個問題橫在他心裏，起初他很不介意，以為很好解決的；但是後來便發現有許多爲難之點在，他一直不肯向父母提起。現在問題竟已迫在眉睫了，還能夠循嗎？而且，你看：信上說得委婉而堅決！「佳期初九」，呵，今天已經初一了，只是

七八天了呀！……

抗戰，拒婚，逃跑，與家庭脫離關係，……於是凡平日所想到的種種方法，又都在他的腦裏復現起來。「不自由，勿寧死！」這是他平日很崇拜的一句名言。「革命的新年，連一個家庭都反抗不了，還談什麼社會改造！假如相遇太急，我馬上逃跑，與家庭脫離關係，去浪跡天涯。天地如此之大，豈能沒有我的棲身之所？反抗！反抗！反抗到底！」——這是他平日的素志，但是到了這事實的關頭，他從新考慮一陣後，於是不得不輕輕的打了一個問號，「任你多麼勇武的英雄，然而，你有勇氣抵抗母愛的進攻嗎？唉！偉大的母愛呀，它能戰勝一切！任你鐵石心腸，它都能把你溶成液體！他想起寒假中一個雪夜的塘旁，當他向老母提出退婚的要求時，老母流着淚歷陳不能接受他的要求的理由。——雖然那些理由都不能成立。這幕具有無上的偉力的印象浮上他的心頭了，他又想到雙親暮景的可憐，又加之以家中幾次委婉幾乎是「可憐」的快信，電報，唉！可憐他又不是什麼超人，只能作了老母的俘虜了！

他本想把這件事對她說明的，但是恐怕使她過於傷心，所以終於瞞了她。他託故

情明回家掃墓，兩個禮拜之後，便又返校了。把兩個漠不相識的男女硬給鎖在一塊兒，這真是多麼殘忍而慘痛的一件事！他不能反抗，只有痛哭！然而他又不敢令他的慈母窺見他的淚痕而傷心；又不忍令他身邊那同樣也是被人擺佈着的可憐的女人知道。唉！他的熱淚忍着，忍着，一直忍到身邊沒有人的時候，才敢哭出來！唉！俘虜原是沒有自由的呀！他對陳文鵬的愛情雖然不曾少減，然而見了她的時候，自己已經覺得很不自然了！

一團烈火，終非一張薄紙所能包得住的呀！事實終竟是洩露了！無論如何寬洪大量的女子，誰又能容許自己的愛人同另外的女子結婚呢？所以，她素日所鍾愛的他，這時在她眼中只映成了一個卑下的騙子，他們終於脫不了愛神的戲弄，——終於很悲慘的散了。

### 美容良藥

#### 修顏素

是最廉宜的化粧品

專治皮膚病

能使面容潔白如玉

代售：華洋，中南，各藥房。



## 大寶和石頭

張貴良女士

大寶和石頭是住在我家隣弄的兩個小孩。在附近一帶兒童中，他倆是最好的朋友。他倆一樣的聰明和天真，一切的天賦都相同；但是大寶常是被人稱為小少爺，而石頭總是小石頭。

貧富的懸殊，將家庭的環境造成極端的不同。他倆一塊玩的時候，有時石頭到大寶家去，大寶也常到石頭家裏，在倆棵純潔的心中，沒有貧富，也沒有階級。

石頭從大寶家中玩更回來後，常發出這樣的疑問向他母親：「媽媽，為什麼人家（大寶家裏）那麼好呢？人家的屋子那麼高大，那麼好看，咱們怎也不住那樣的房子？媽，咱趕明兒搬家吧！也去住那樣的房子，媽！這矮小的屋子多悶氣呀！」說完仰着小臉，兩隻晶瑩的眸子流露出渴求的神氣，望着坐在炕上做活的母親。

「孩子！咱沒有那樣的福氣呀，你爸爸一個做小買賣的怎能和大寶家比呢？人家的爸爸是做官的呢！」

「媽！我爸爸不會也去做官麼？」

「傻孩子，不能呀。」

石頭失望的倚住炕沿站着，心中總是莫名其妙；「為什麼不能，為什麼……」

什麼呢？「許多的疑問不能解決；在他單純的童心中，這種簡單且複雜的問題是很難明瞭的。」

一天一天的過着，石頭終于不能明白環境差異的玄妙，「為什麼？」的問題，也總不會在他小心靈中消去。

這一天，石頭在大寶家中玩得比往日都歡樂，是因為大寶增加了許多新奇的精巧美麗的玩具。

黃昏時候，石頭從大寶家裏戀戀不捨的回到破小的家中，母親正在燒飯。他看見放在三條腿的小桌上的許多天以前爸爸買來的小木人，小鐵錘，還有一個小泥馬，這些玩具他都有些厭棄，本就不愛了，何況又在大寶家中剛回來；玩過了那樣美好的玩具呢？忽然，他走到桌前，拿起泥質的小馬；細細的觀察，反來復去的擺弄，臉上現出奇怪的神情；母親忙着洗菜，沒有理會他。

石頭拿着小馬走到他媽面前，要求着說：「媽，您給我按上一個機器，叫他跑！媽，大寶的小馬就會跑。」

母親無奈的：「這泥的不能呀！孩子，人家鐵的才會跑呢。」

石頭又失望了，「泥的不會跑」，呵！為什麼我沒有鐵的呢？為什麼爸爸不給我

買好的？為什麼……

無數的「？」又在淺薄的腦中盤旋起來。不由得又在發問了：「大寶他爸爸愛他極啦，給他買火車，還有火車道，火車還在道上跑。多好玩！還有大飛機；大汽車；大皮馬還能騎！媽，怎麼我爸爸不給我買？他不愛我麼？」石頭說着，指手畫腳，意態告訴他母親是那樣的羨慕大寶，渴望着同樣的玩具。

母親慈祥的眸子活視着愛兒，停止了工作，默然的不能回答，看着嬌兒的情態不覺的眼眶濕潤了。

「媽，你幹麼哭呀！媽，一會兒爸爸回來，叫爸爸給我買大皮馬，我要騎大馬！媽！兒童的本能呵！只知一味追求自己的滿足，唉！可羨的嬌兒童心，可憐的慈母苦心！」

慈母吻着愛兒，晶瑩的淚珠，從憔悴的臉上流下，流到石頭天真的粉頰上。

他用柔嫩的小手拭了流在臉上的母淚，再伸手去給母親拭淚，小手不住的在母親臉上擦動，而母親的淚總是拭不乾！「媽，你別哭啦，媽！你再哭，我也哭了，」終於使他小小的心靈起了辛酸。

這時進來了一個中年男子，穿身不漂亮

的籃布褲褂，攪着兩個筐子放在院中，以筐中取出幾個賣剩下的水果。

「看，你爸爸回來了，」屋中的婦人把石頭推出自己的懷抱，指着外面說，一面用衣襟來拭乾眼簾。

「爸爸！」跑到男子跟前。

「喂，乖乖，」是多麼穩心滿意的答應着愛兒的呼叫，而親密的答應了石頭！

石頭歡欣的吃着果子，在這一剎那間只覺得水果甜美，忘却了一切的不滿足。

母親在屋中燒菜，忙飯，繼續做她的工作。

一天，兩天，三天，……流水似的過去。

石頭終於沒騎到皮馬。

### 一篇記錄 (四)

漱六女士

如在禮拜的這一天，阿菊千番百計都要逃出來，跑到梅生的家中，他母親又不在家，這樣良好的機會，是何等的難得呢？這明明是天上落下一面情網，緊緊把他倆罩住。他們此時那裏想到將來，祇知眼前的舒暢是快活的。這美麗的姑娘，真是個天生的尤物，時而笑，時而哭。她笑時你固然受她迷感，她哭，你又覺她是含有無限的悲哀，深深攢到你的心坎上，使你不可

忍不同情。至于每次的噴喜嬌罵，那更是百出不窮，無論你是如何鎮定，如何的死板，一見她這活潑的神情，神思立感不定，心花就漸漸開，不知不覺便受了她的催眠。何況梅生又是個熱情的青年，靈魂完全被阿菊捉住，他此時除掉感謝老天為他造下一個這樣引人的女性之外，是任何的感覺都沒有了。

他有時對她太親近了，愛神是一步緊一步的追逼她，她在快到躲避不了的時候，忽然嚴肅起來。由她的眼裏發出一道寒光，足以擋住愛神的駕，而使梅生感到莫可奈何的惆悵，甚至有時會病。若是病象發現出之後，她那般真從內心裏發出來的多情溫熱的聲音，婉轉動人的體貼，又能立時把梅生的惆悵和煩悶，不但是掃除，更覺增添了不少的甜蜜珍貴的情緒在梅生的心上。這樣一來，他就更迷惑了，好似飲了濃酒，每一見了她，立時覺得沉醉了，覺得自己的歡樂愁苦，全操在阿菊一個人的手裏。

甜蜜的時候，是有過經驗的人都知道，太陽好像是在牆上跳，鐘的針在玻璃上飛跑，十幾個鐘頭，翻眼就過。他們每次相會，必到萬萬不能再留的時候才散。他還得送出柴門，揮淚而別。

又過了一年，他倆之間，在精神上密密接了電流。他倆總是常常會「心心相印」。這種現象一有，自然兩個人的感情更好了。因為太好，又免不了發生許多不能滿足的痛苦，時時纏繞他們，雖然男女間的愛是神聖可貴的，是和諧愉快，可是遇到擺脫不開的時候，亦真是摧殘青年人的精神。據梅生對阿菊說，他的身體並未因愉快而增加健康，反而因思慮至使神經衰弱。他倆雖是最好，可是求婚的這件事，他始終不敢提及。記得有一天，菊在下課的時候，跑進梅的課室裏，恰好同學都已出去，她的媚眼向着梅生很活潑的一笑，拋過一封緋紅色的信封來，跟着是滿面通紅，把頭向下一垂，兩邊的短髮在臉上搖了幾下，翻身向外跑了。梅生受了這番不曾受過的刺激，亦不自然起來，臉上覺得忽然發熱。急忙將信撕開，看完之後，喜得他內心裏發抖，精神上迷醉。下了課忙忙跑到某公司裏，樓下跑到樓上，樓上又回到樓下，樓下又轉到樓上，足足進了有四五個鐘頭，才選了一種金黃色的薄絹又輕又軟，又嬌又薄，他覺得對於她的身段，肉色，年紀，以及她的態度，穿上這件衣料都相宜，又把這薄如蠶翼的彩扇，放在自己的手上，向着光微微的動了動，覺得格外能

顯得肉質的細膩，他這才毅然的裁下包好，帶了回來。一個人坐在室中，越想越高興，覺得太史公，所謂「女為悅己者容」這句話，是非常之對，不然何以阿菊作衣服，要請他代買呢？並且她信上說得何等動人，好像她穿衣服，專是爲給他看，她說：「只要你愛的花色，我就高興穿。」後來她又把「我就高興穿。」這幾個字塗了，改爲「我想總還不錯」但是地無論如何的改法，她拋過那封信時滿面通紅，這其間總是有愛情的呢？他真正是感謝她，她生有何德何能？竟領受了這番動人心絃的待遇！他一夜不能安睡，次日到了學校，反而不好意思去找吳菊，把夜間的思潮，通通記下來，塞在衣料的包裹，自己只好將包兒交給號房轉送。兩個人自此誰也不好意思找誰，後來還是菊耐不過，悄悄走到他的面前說道，今晚月色正好，新衣亦製成了。你到我們那常去的那條小河的邊上等我，我晚飯後就來！

本刊有憂華譯者錄先銘君，前因公年級，以致將該稿擱置許久，茲從公務之暇，已着手續譯，從下期起，即仍在本刊逐期披露，希望讀者注意！

編輯部啓五，二八。

### 讀者園地

讀者諸君：你們心裏如有什麼抱屈不平的事和難感，儘可在此地盡情地發揮出來，不論整篇的或零碎的，都一律歡迎！

自責不致酬金

### 亡國日繫談

正文前敘語——

痴。杞。

我又坐到這座位。看桌上的兩盆仙人球，還是滿身針鋒，現出奮鬥的神情；雖然積滿灰塵，缺乏水的供給。

我這次因避故鄉的匪亂，逃出二十七口，現在纔算回來，而更幸家園未受塗炭，我才能又用秃筆，來寫出我的愁感！

我出走時，家鄉還是屬於中華民國；那時正是滬上風雲緊迫，東北正開什麼促進會。而在外城，（可是還在遼甯省）看見了獨立（？）的慶祝，已足大傷心了！

現在我重來故土，這塊土便已經由賣國賊出售了，將如何，還得看我們的努力如何？！

可惜，得不着一張報紙（雖有洋報，那可作手紙，不稱報紙）。至於筆，除每日寫點日記，和萬不得已時，才寫封信外；

簡直牠算是屬於有階級了！

現在我要寫點，我在亡國時的見聞，想着從此繼續下去，有無外力的阻礙，那我可不敢斷定。

一，滿洲國國語

初歸故鄉，第一句話傳到我的耳內，是個孩子的問答：

「你「精」了嗎？」

「沒有！」

我聽着後，很是驚訝。這不是「胡子話」嗎？他們怎說呢？

其後，聽着許多人，無論婦孺，都採這種很流利的話。

我不明了這中國人怎不說中國話了，聞之於震。他說，這大概是「滿洲國政府」新頒的國語吧！

二，你是那國人

遇見了「城廂臨時維持會」王四大爺，他告訴我：在橋頭的日本兵，見人就問，你是那國人？若是中國人或法國人，都會跪着。要說是大回國，就放走他。

他又說我千萬不要忘却了祖先，我們還是中華民國人。不要因他的威脅利誘，而改變，我已老朽了，希望你們青年勸勉吧！

三，「扔坑」和「套烟」

我走撫順日站「東七條通」，看見四個

要屬青年，正在「扔玩」。

又向動走，看見一個中國人，不，滿洲國人，他正在「套烟」。

這兩種亡國奴的遊戲，固然都是「情遺」法。可是我從未見候賊有這樣的，和相似

的遊戲。這是強與弱的差別嗎？亡國奴不暇自哀，而我哀之！我哀之而不體之，而請閱者復哀我也！

#### 四 怎麼這樣守法

像過大官橋的人，都知道「左側通行」，也不見橋上有一個日兵，怎麼人都這樣整齊？

且夫中國人，素以守法為可耻，不，不，那是處在「日軍團」之下，而「友邦義兵」佔據之下，則不守法也不行。他務理也沒有親戚！

同樣的事，中國公安局，在「九一八」夜，不敢打倭寇；而在「三九」夜，却敢打起我國的救國軍來，

此過由誰負呢？

#### 五 滿洲什麼國

前月的東北，喧騰於各報章之間。「建國促進，慶祝兩會」。大張大捕什麼建設滿洲獨立國。可是滿洲國，已經實現了。牠是否獨立，請諸位看：

「執政」雖是「僕役」，而太上皇還是「大

日本關東軍司令」！  
最明顯的，我在偽政府沒成立前，路過橋南頭，須給倭兵行敬禮，現在還是照常

行着九十度角的鞠躬。  
這叫什麼獨立國？  
(未完)

### 鄉村建設旬刊

## 「鄉農學校專號」出版預告

### 專號增刊一厚冊

內容：報告忠實 插圖四百餘幅  
理論透闢 文字二十萬言  
考察卓絕

教育家不可不看！  
研究鄉村教育的學者不可不看！  
大學學生不可不看！  
中學學生不可不看！  
師範學生尤不可不看！

零售每冊三角  
長期訂閱者合洋壹角

鄉村建設旬刊編輯部

山東鄒平縣 山東鄒平縣 山東鄒平縣

## 律師老遇春啟事

本律師已辭去熱河高等法院民庭長在津執行律師職務事務所遷居天津法租界廿四號路一〇一號即新天津報館舊址東鄰電話三局一三三八號  
拙著法律解釋類編將大理院最高法院及截至最近司法院四百號解釋按照現行法令章節分別門類轉為一厚冊訂價四元郵費兩角又刑法釋義係用上述各種解釋現行新刑法每部兩元郵費兩角  
「法律解釋類編」「刑法釋義」兩書，由白河社代售，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白河社 營業部 啟